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別集類三　宋

臞軒集十六卷

臣等謹案臞軒集十六卷宋王邁撰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試學士院改通判漳州應詔直言為臺官所劾削二秩淳祐中知邵武軍予祠卒贈司農少卿事蹟具宋史本傳然考周

容癸辛雜識有載邁為正字時事而本傳不言其為此官則史文亦有所缺畧也邁所著文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録惟明錢溥秘閣書目載有臞軒集七册王圻續文獻通考亦有臞軒集二十卷是明代尚有傳本今世所存祗臞軒四六一卷皆啓劄駢偶之作葢即從集中抄出別行偶然獨存者也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兼採他書所引附益之共得文一百七

十一首詩四百四十三首詩餘五首釐為一十六卷計其篇目約畧得十之七八矣邁少負才名而史尤稱其練達世務蓋非徒欲以詞藻見長者考其初以殿試第四人出佐長沙幕劉克莊作詩送之有策好人爭誦名高士責全之句見於後村集中是當對策時已有伉直之目厥後歷官所上封事類多區別邪正剖晰時弊之言如諫喬行簡再相及禋

祀雷雨應詔諸篇敷陳皆極剴切其於濟王竑事反覆規勸更見拳拳忠愛之心癸辛雜識稱邁因輪對追論史彌遠擅權詞氣過戇帝以狂生目之邁後歸里遂自稱勅賜狂生其事為本傳所未載亦足以見其氣節今集中諸疏並存尚可考見一二集中詩文亦多昌明俊偉類其為人讀者因其言而論其行固不徒取文辭之工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臞軒集卷一

宋 王邁 撰

奏疏

丁丑廷對策

臣對臣聞治道無窮本之聖經則愈求而愈有聖學不息施之聖治則愈久而愈新盖聖經非小用皆所以示萬世帝王出治之規聖學非具文必有以得隆古帝王求治之實終身求治於學無得是之謂不知本究心於

學而不及見之設施是之謂不知用必其學日進於一日而其治日新於一日然後可以無負於聖經也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圖維政治之久更閱義理之多日御經筵講學不輟咨訪儒臣切問有加茲復延見四方韋布之士賜之清問俾之窮聖經之奥明人道之務竟其條貫以為對臣誠不佞竊謂陛下前此凡五策士矣皆未嘗援經以為問今茲之策其諸有見於治道之真不可以無所本歟以陛下聖學高明而猶屈己延問如此其

切臣有以窺陛下平日之學不徒求之章句必欲見之政治今日之問不徒責之以空言必欲因言以求用矣臣一介淺學生長明時固嘗涉聖經之涯涘而未究其淵源何足以稱塞聖問然嘗聞其略矣請先以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者為陛下誦言之而後條陳聖策之所及者可乎臣聞五帝有心學三王有家學漢唐之君有諸儒講說之學循漢唐講說之名而得帝王心傳家傳之實者其惟祖宗盛時乎夫有五帝之學則有五帝之治

有三王之學則有三王之治學止於諸儒之講說故其治亦止於漢唐而祖宗之治所以高跨帝王俯視秦漢者以其有經筵講説之勤而兼有得於心學家學之懿也昔者文籍未生典謨未作所學者何書廣成君疇之徒無所規尋其聲光所與從學者何人但見夫危微精一文字不立都俞吁咈訓説不形信乎為五帝之心學也商之高宗自監于先王成憲之外無餘學周之成王自率由舊章之外無餘學彼其故家文獻有所謂聖謨

之彰方冊之布者皆其平日之所服習而力行信乎其為三王之家學也更漢歴唐好學之君前後相望講學之臣代不乏人然而心學無本家學無傳則亦徒自獘於言語文字而已矣故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黄老清浄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霸刑名之術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治見刑而不見德以鋭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為圖之世而改為山水以

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開宏文集賢之置祇見其地之為文具耳雖廣厦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為具員耳學無得於心傳家傳之妙而僅止於講説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恭惟祖宗列聖相承以正心誠意為學之本原以尊守家法為學之綱領以儒臣講讀為朋友切磋之益以宫庭隱奥為暗室不欺之地故觀舜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講泰卦而知君臣相通之情得九經之旨於記之中庸悟九族之親於詩

之角弓所以貽謀燕翼者此學而所以纂承紹述者亦此學所以為百聖繼絶統者此學而所以為生靈開太平者亦此學是以宏模懿範醲政美化輝奕帝王之上有非漢唐中主之所敢望者豈非祖宗之學得之於心傳家傳之妙而不止於漢唐講説之故事歟今陛下之學祖宗之學也而陛下之治猶有愧於祖宗之治是誠天下之所共疑此臣未敢以今日聖學之新為陛下喜而必以他日聖治之新為陛下望也臣謹昧死上愚對

臣伏讀聖策曰朕以寡昧獲承祖宗之緒宵衣旰食臨政願治二紀于茲固嘗延進多士冀聞讜言未嘗不虛己以聽志勤道遠每懷惕若臣有以見陛下思致理之惟艱而知求言之有益也臣聞人主之德與天同運不可無剛健不息之誠人主之治與日俱新不可無奮發必為之志陛下願治之心不為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願者意者新天下之機在陛下未知所以運乎有復夏配天之志則雖一成之旅可以新一夏於紀綱既

亂之餘有內脩外攘之心則雖十乘之戎可以新一周於小雅盡廢之後烏有堂堂天下而不思所以作而新之者乎迺者恭聞經筵講讀聖意有悟於仁明英武之旨而曰武乃斷決之謂陛下之所謂斷決即臣之所謂作新者也而臣之至愚極陋猶必以日新之治為陛下勉者非欲陛下一切更張以激天下之多事非欲陛下專意慧察以搖天下之大本也亦惟願陛下先明朝廷之意向先定士大夫之議論而已矣蓋朝廷之意向不

明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士大夫之議論不一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此臣之所甚憂也朝廷之意向天下之所趨也今朝廷之意不達於士夫士夫之意不白於天下使其意果在於堅定歟則當以謝安王導鎮撫江左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安靜之謀使其意專在於振作歟則當以勾踐種蠡奮發復讎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興復之計夫何狃於畏事者不量時勢之逆順而有懲創太過之心喜於生事者不揣根本之强弱而有輕舉

直前之快無心於國固安於廢放而不屑為一有志焉又茫然不知上意之所向而無以為用力之地此意向不明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士大夫之議論國是之所從出也今上之揆謀獻策則謂莫若謹守格法與天下相安於尺度之中下之游談聚議則謂莫若削破繩墨與天下相從於邉幅之外尚儒術者緩不及事主吏議者輕而寡謀持刑者曰吾知有國憲爾雖傚損忠厚之意庸何傷征利者曰吾知有國計爾雖小戾仁義

之説夫何邮一遺敵之幣或曰予之便或曰拒之便一流民之歸或曰受之是或曰却之是其始紛紛殆類築室道旁之譁其終悠悠誰當發言盈庭之咎故人心之既協者或惑以異議而揺動物議之未允者不参以正理而改圖此議論不一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意向既不明白議論又不純一陛下雖屢求讜言臣未見其言之有益於治雖每有志勤道遠之嘆則但見其玩歲愒日而已矣臣願陛下以日新求學之心而施之治

者亦必日日新又日新如陛下之學焉則天下之治可以符聖意之所期矣臣伏讀聖策曰間者日御經幄延訪儒臣相與講論切磋朝夕靡怠益信夫六經之道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子大夫以儒術策名咸造在庭其有以推明大義使朕措之天下國家不亦休乎臣有以見陛下欲按經以求治且俾臣等各援經以為對也臣聞治之不可以不新其來尚矣六經之書帝王出治之本也而求其大要亦不能外作新之一說夫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則詩之所謂新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則易之所謂新也康誥曰作新民書亦以新為言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記亦以新為言矣周官布政於正月一年之新也春秋繫事於元年一國之新也陛下日與儒臣切磋講論亦嘗及此否乎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求訓詁之隱微泥文辭之同異此經生學士之學也求之聖經之已言質之古人之已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此人主之學也臣伏草茅之中竊聞陛下蒞政

之次年姦臣擅朝陰勸陛下臨朝淵默法天不言者十有三年一旦天開聖衷翻然改圖又十年矣比日以來天日開明睿號涣發每於經筵間得之如論治道有體則有用賢委任之言論諫官言事則有明目達聰之訓論用人則知君子小人之當辨論用兵則知師從中覆之非宜堯言之大布在天下不一而足是聖學之新蓋月異而歲不同矣而聖治之日新未能如聖學之日新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或於講讀之暇或於延對之頃

俾儒臣於經學之中紬繹古人作新天下之大義朝思而夕惟之其理甚明何窮之深其效甚近何測之遠則以此作新一意措之天下國家如運之掌臣之所以推明者外此亦無餘義矣臣伏讀聖策昔者六經之書作於天縱之聖皆所以統天地之心而垂萬世之法也名雖有六義實同歸今觀經解所謂入其國而可知者其教亦有不同耶豈因其才而教亦異耶抑教之固有次序耶後世儒者益之以周官亦古義耶臣有以見陛下

欲求六經理義之指歸而考訂經解周官之同異也臣聞夫子之作六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易以發三才之蘊幽而明之詩以達上下之情宣而導之禮不止以升降揖遜之文紀之也教民之中者在焉樂不止以鏗鏘節奏之末為之也教民之和者在焉書以述盛世之事而繫之以秦魯者不絶後世之為帝王也春秋以紀衰世之變而終之以獲麟者猶冀世變之可以或變返也夫子之道不行於當世而憫當世之大壞極弊

急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拳拳也故每至其邦必聞其政焉每見其人必觀其教焉見其潔静精微疏通知遠則知其為易書之教也見其廣博易良敦厚温柔則知其為詩樂之教也見其屬辭比事則知其為春秋之教也夫子之教如春風時雨之於物隨其限量各使之足其所欲焉故其道之大雖天下莫之能容而人心秉彝之不泯當時之人已有日用而不自知者矣其後漢儒得周官一書從而附之使禮樂之文為制度萬世而

下與先王建立民極之意相為流通而無間斷此其憂世之心雖夫子不得而絶之也後之人主苟得而用之則夫子之願畢矣臣覩祖宗盛時六經之學光明盛大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中興以後尤切崇高道德性命之書家傳而人誦之曩者權臣用事排斥正人鄙薄正學黨以消節義之氣偽以汙脩潔之儒教道不立人心不正天下之學士蓋切齒之矣爰自更化以來首以崇教尊經為先務而聖策所及又發明而鋪張之天下

方凜凜然有回心嚮道之望矣臣願陛下日明此教以
迪人心以化天下則夫子作六經之本心亦如是而已
矣臣伏讀聖策曰朕觀漢廷之間率俾以經對蓋人道
之務在是也方今之務多矣臣有以見陛下嘉尚漢儒
之知經而欲責臣等以世務之通達也臣聞經學之在
天下本無時而泯滅特在後之人用之如何耳漢之君
臣相與講究六經之義多矣得之而善用者自董仲舒
援春秋對策之外臣未見其人也晁錯之刑名孫弘之

變詐在廷之策援經攷古非不深切著明而人非正人
學非正學陋乎無以議為也陛下慨念方今之事必求
聖經所載有關於人道之務者以策臣臣請即聖問所
及而條陳之書有惟時惟幾敕天之命之言詩有敬天
之威毋敢戲豫之戒易言體天行健必本之夕惕之誠
記言國有休祥必歸之至誠之感周官重馮相保章之
職春秋嚴日食地震之書陛下觀之此則知敬天之務
矣書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訓詩有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之譏易言厚下深戒剥牀而及膚記言子民必欲時使而薄斂周官有委積救荒之政春秋懲城築不時之非陛下觀之此則知愛民之務矣利口之風必移於三紀之餘民德之壹必基於有二之服曰防淫則有政矣曰奇衺則有禁矣此經之言風俗不可以不厚者然也陛下知之乎有車服之庸不可無明試之功有官爵之予不可無論辨之素風之自正而入變由仁人之不遇世之自泰而入否由君子之道消此經之言人才不

可以不擇者然也陛下知之乎胄子之教所以見虞廷之太和魚麗之備所以見周室之文物觀司徒大胥之典則知世之所以盛觀六羽楹桷之書則知世之所以衰陛下儻欲禮樂之興觀之經足矣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常德既修武事可立觀萃卦之象則知戎器當備於不虞觀紀侯之傳則知復讎實切於大義陛下儻欲疆圉之固觀之此足矣雖然此其大略也惟陛下既以經為問臣不得不以經對若夫聖策所及六條臣當以實

利害言之臣伏讀聖策曰朕嚴恭寅畏將以格天意也而災沴未免於間作陛下之言及此天意將格於陛下之一言矣陛下自即位至今災異之變凡幾見矣欝攸煽災都城爲甚星緯失次占史屢書旱蝗相仍日月薄蝕今歳之春沙霧塞天四陽之月坤載震動天之警告陛下者乃所以仁愛陛下也陛下雖憂勤畏天而未能弭天變者政事之設施未能皆當於天心也宫闈之中横賜時及於罔功非天命有德矣輦轂之下犴獄且至

於失入非天討有罪矣東南之民力已竭而未有一分之寛豈惟天恵民之意乎中原之民望方切而未慰簞壺之望豈福夏禍夷之道乎而最可議者陛下有憂勤之實羣臣多容悅之諛遇旱蝗則曰蝗不為災覩星變則曰應在他分蘇湖小熟盛稱有年閩廣饑荒揜諱不奏以四方水旱盜賊之變屢警君心者何人以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者何人陛下往歲大享明堂熙事告成羣臣作贊美之詩陛下深念旱傷之餘却而不受陛下之

謙德如此在廷之臣其有懸色否乎臣願陛下益堅嚴恭寅畏之誠勿信讒諂面諛之説行此誠意而日新之則天變弭矣臣伏讀聖策曰惠養賙恤所以厚民生也而愁歎猶見其未蘇陛下之念及此民心將感於陛下之一念矣陛下自即位至今民生多艱閲之熟矣淮民死兵浙民死歲湖廣之民死盜以京畿而言則一間湫隘而數家居之一夫經營而數口仰之皇皇乎一飽之無期以外郡而言樂歲之禾場甫築而巨室并之凶年

之四壁赤立而横斂困之凛凛乎朝夕之不相保民之所以不忍叛貳者以陛下之仁心仁聞素有以結之也陛下有堯舜之仁而民不被其澤者陛下之吏不肖不足以廣宣德意也内藏坊場之錢積十餘年經赦不與原免民之怨憤無愬者十室而三四焉此在京之民可念也兩浙和買之絹昔數五端今增而為十民之逃亡求避者十室而五六焉此兩浙之民可念也淮甸丁錢之擾民不安於土著矣廣右和糴之擾民不足於積倉

矣一變鹽鈔行二八三七之令海瀕無巨商矣一行新楮有估籍未還之家通都無富室矣往往官吏知盈車受俸之可樂而不知野有餓莩之可哀知一家向隅之可憂而不知一路向隅之可念陛下往歲一遇大旱嘗有內宴却而不御曰百姓不得飯吾何有於酒陛下仁言入人如此不知若官吏者亦聞之否乎臣願陛下亟取民之蟊賊者痛懲而力去之使之不得久其惡行此仁政而日新之則民瘼蘇矣臣伏讀聖策曰躬行以帥

下而民風之未醇臣謂陛下之儉德有素而民未化者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民俗也蓋風俗之淳漓原於法制之修廢今天下之風俗侈矣宮室高華僭侈無度昔嘗禁矣今僭擬之習連甍而相望也銷金翠羽蠹耗不貲昔又嘗戢之矣今銷毀之家列肆而爭利也士夫一飲之費至糜十金之產不惟素官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婦女飾簪之微至當十萬之直不惟巨室為之而中産亦强傚之矣後宮朝有服飾夕行之於民間矣

上方昨有製造明布之於京師矣臣恐此風駸駸不已
則倡優后飾之侈必蹈後元之風而過朝自易車服將
無如絳商之習於法者臣願陛下明詔有司申法制以
為之禁則舊染汙俗咸與惟新不獨見於仲康之時矣
臣伏讀聖策曰簡拔以用材而吏治之未振臣謂陛下
之作成有道而吏未得人者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
人才也蓋人才之賢否關於心術之邪正今士大夫心
術之壞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居官之苟容敗露

於臨難之茍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無幾矣方為小吏無心遠器以賄為締交之媒以貨為生死之地一齒朝紳顧惜愈重人知其邪正也不敢言於眷寵方隆之初而必言於勢位已去之後政知其得失也不敢辯於意旨未露之先而必言於趨舍已判之餘向者西蜀之變抗義而死者尚見於閭巷之細夫閨門之女子而搢紳大夫能守死而不變者百僅一二焉是何甘為臭穢之生而不願為芬芳之死如此也比日以來諾諾者盈庭

而謣謣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形臣恐此風滋蔓日極將有如賈誼所謂主上有患則立而觀之者而求其如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者曾幾何人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用人之際必察其心術之微以為用舍則新美天下之士周宣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聖策曰舉偏補獘而闕政尚多何敢言禮樂之興臣伏讀至此竊見陛下之有志於遠者大者而為萬世計也臣聞自古禮樂之興必基於百年積德之素而廟堂

道揆之任乃制作之攸屬也以陛下求治之久禮樂可興而未興者簿書期會之細務有以弊之也今論道經邦之地當存朝廷之大體可也夫何郡國應有細務必皆取朝廷施行中書坐堂涉筆而書者此事也啟印而行者亦此事也文書填委相府有甚於他司矣朝廷應有除擢不問部闕與夫堂除悉闕白於廟堂而後敢與光範之門今日所見賔客者差除也明日所入格状者亦差除也衣冠如市相府尤甚於銓曹矣究心於小則

大者必遺計功於近則遠圖或緩終日經理百務力且不給何暇及於定民志之禮移民風之樂以為此迂闊之事矣昔王吉謂漢之公卿遭遇其時不知明禮樂定王制以建萬世之策而溺於俗吏之細務房元齡日閱訟牒以煩碎自累一旦乃浹背於禮樂之問此後之為人臣者所當戒也今陛下必欲興禮樂則自今以始必清中書之務亟圖其遠者大者王道一盛禮樂其有不興乎此亦作新天下之大務也聖策曰選將練兵而武

事未立何以成疆圉之固臣伏讀至此若有以激愚忠之欲言者敢詳以對臣謂文治有餘而武功不競内治未舉而外圉莫安莫今日為甚選將練兵尚切於陛下之焦勞則天下之事可為矣陛下其亦知今日無可用之將乎臣聞有擇將之道有任將之道以今日擇將言之陛下嘗詔大臣各舉將才以聞矣然介胄之士非無過人之才而伏於營壘符籍之中罕與搢紳接故知其才者實難加之軍將之間轉相忌刻又多方以困辱之

使其才不足以自見豈營壘符籍之中果無人哉昔者
祖宗盛時求之於偏校之中可以得岳飛求之於敢勇
之中可以得韓世忠臣願陛下布擢卒為將之令於軍
中則將才出矣以今之任將言之講解以來向之立功
閫外者無端而置之於閒散若曰天下可常無事焉用
此曹為也比者羽檄一馳倉皇四顧乃下一紙以示其
有收用之漸臣恐不足以盡得其心也昔唐郭子儀之
為將也以魚朝恩之譖既奪之兵柄矣及光弼敗河朔

則又召之程元振忌言一入既罷其節度矣及回紇入寇則又召之無事則麾之而去有事則招之而來子儀赤心為國初不較其或用或舍也今之為將者烏得人人如子儀哉臣願陛下委之以誠畀之以權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則任將得其道矣陛下亦知今無可仗之兵乎臣聞兵數不可以不多兵心尤不可以不固以今之兵數言之則不多矣大軍折閱武定歸農摧鋒飛虎半殲於敵驍騎健將去而為盜禁衛之卒不盈十萬

九江池陽駐劄之額僅萬三千有奇臣恐緩急之際首尾寡援必至於兩軍以馬少為辭不復出塞六軍皆驅市人而戰不能受甲矣以今之兵心言之則不固矣向者所募之卒放歸田里而怨氣未消後來軍功之濫多方沮抑而鋭氣日鑠加之主帥非人苦於掊剋數雜惡之物而配之名曰乾利乘工造之時而勒之名曰陪陌房廊貼陌之錢八廂常例之目日增月益而未已臣恐兵貧既甚變生不虞必至於涇原戍卒以糲食而召亂

關內禁兵以乏糧而叫呼矣臣願陛下明敕邉郡下招
募土兵之令而厚為之賞以足其數戒飭主帥無襲掊
尅之弊而嚴為之罰以結其心如是則將既得人兵又
可用而猶以武事未立守圉未固為憂臣未之信也亦
在陛下作新兵將而用之耳臣伏讀聖策曰伊欲嘉祥
降於上德澤流於下教化行而習俗美法度修而衆職
舉納天下於中和而措外内於無患庶幾治古之盛無
愧載籍之傳果何道以臻此臣謂陛下始之所以策臣

者及於聖經之可用終之所以策臣者及於時政之實用臣惟願陛下日新之治常如日新之學則德澤既及於民何患休祥之不降於天惟新之命臣知其未艾也職守既修於士大夫風俗自美於天下陶然日新之政臣知其有期也陛下新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新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効中和之教一成內外之患自弭古治之盛豈止庶幾載籍之傳何但無愧抑猶未也以言其在內之事勢則紀綱雖張有弛之萌公論雖伸有屈之

漸人心暫合而易離倖門已窒而復啓以言其在外之事勢則竊生事之戒以葢其畏事之愆假安靜之名以便其茍安之計雨且至矣而徹桑之備未修火且然矣而積薪之寢未悟以巍巍之中國常若過於有所畏以悠悠之歲月常若安於不敢為則微臣之憂葢未歇也陛下所以策臣者至矣而猶丁寧申訓之曰子大夫明先聖之學按經攷古必有至當之論其為朕推求其本科別其條使悉見之於行事而不徒馳騖乎空言熟之

究之詳著于篇朕將親覽臣之底蘊亦粗罄於前矣至此伏而思之以為求言於多事之時不可與平居無事之時同則獻言於不諱之朝亦當竭其忠赤而無隱臣聞外裔之盛衰本無關於中國之大勢而吾國之政事不可無遠大之圖維盖善醫疾者不憂風寒之為患而惟憂元氣之不充善醫國者不憂疆場之多虞而惟憂朝廷之有弊臣請借漢以為諭漢自宣帝以前匈奴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治至

中世而後某年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告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外裔之强無損於漢之治外裔之弱無救於漢之衰盖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外也明矣漢之盛時賞罰必明號令必信政事出於中書而無中制之患集議達於博士而無偏信之失所以治其國中之事者至矣匈奴雖强豈非瘡癬之疾哉及其末也外政逆令間見層出天子養安而一身痛癢之不知大臣養尊而社稷休戚之不恤百官庶府委靡於下宦官女子睥

睨於旁是其中國之事蓋曰非矣匈奴雖弱何有於漢哉今敵勢就衰假息於汴中原豪傑並起而亡之人孰不以此為中國賀而臣區區之過計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治其政事日訓其人民監漢之所以得而戒其所以失鄰國之强弱不足以易其勇怯之心惟先治其在我者一旦事機之至則明中國之大義定天下之大計指日可俟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韓琦進言於仁宗曰元昊狂僭必為邉患選將訓兵修甲營城此外憂也

紀綱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頒賜不常務宴逸之近遊縱宮庭之奢侈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内憂也臣觀仁宗之時西戎小醜特邊鄙之事耳而琦之所憂在於朝廷之上宮闈之間忠臣遠慮一至於此伏惟陛下反觀内省吾之紀綱果立歟忠佞果分歟賞罰號令果已明信歟浮費頒賜果已裁節歟女謁近習果已深防而力杜之歟萬一朝廷政事未能無過差宮闈隄防未能無罅漏陛下固不可不

早為之慮也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惟恃以直言取士不以直言棄之有本朝之家法在廷試在即使遠方之士得盡其言亦是美事有陛下之聖言在是以空臆而竟言之惟陛下裁擇臣昧死臣謹對

乙未館職策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為相權使黄金滿天下多於土而楮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

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世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反從其源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秤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痛自節耳今議者乃猥謂内有其事其事例當舉外有其事其事勢當備加費且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無三年蓄者謂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畫用則父子離無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罄一歲所入曾不

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為岌岌寒心蓋又甚於王制孟子所云矣而搢紳先生方且雍雍然莪莪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佳兵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絶不喻者也仲尼言為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初不見匱缺民生亦無所苦自楮幣行於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頻數遂至此極且今天下

非小於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獨可不討求其故哉按支費必有目其剏而增於前孰最重蠹壞必有源其積而至於今孰最深廣廢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撙約自何道始子大夫負經濟之學有聞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析諸理以對覬於世有補焉其勿習為書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慨然重歎也

愚不佞束髮讀書有志斯世嘉定對策空臆盡言先皇

不棄狂愚賜以科第試吏中都適忤權貴廢放久之有憂治世危明主之言而無路以自達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志而無位以自行者也詎謂冰山一傾復見天日猥承明詔待問玉堂之廬妄意執事大人枚舉當世之務俾之科别其條罄盡底藴而明問所及止於楮幣一事豈以當今大務顧無切此者歟抑以公卿大夫集議於廷互有同異而必欲折衷於一得之愚也哉愚不敏敢不以所聞對盖聞有富國之形有壽國之脉

形者何消息盈虛之係於國計者是也脉者何理亂安
危之關於國體者是也謀國而曰理財理財而必濟之
以權此後世權宜之策而志士仁人於權宜之中又不
得不深為根本慮也財在天地間即有此數費用必有
目而其費有重而有輕蠹財必有源而其蠹有深而有
淺費輕而蠹淺者有司會計之所及費重而蠹深者有
司稽察之所不行會計所及者其常也稽察所不行者
其變也常者可以消息盈虛言變則關於理亂安危之

大者矣執事憫今日楮幣之窮謂既無王制三年之蓄且又甚於孟子所謂三者並用之征以至咨嗟歎息而言之其於國計本末源流之所在得於端居深念間也熟矣且王制論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非成周盛時乎孟子論布粟力役三征之目非戰國末造乎古者不汲汲於生財而國以裕後世舉三征而並用之而國以貧是必有故也國猶人之一身也傷生之事不一而好色者其傷多耗財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其耗大兵也者其戕

民之斤斧而毒國之烏堇也故成周盛時隸於司徒者衆征於司馬者寡兵未嘗多籍也伐荊以魯追貊以韓兵未嘗遠調也定徐方則遄歸征太原則遽止兵未嘗窮黷也嘗以地理考之中國之地最狹吴越楚蜀皆蠻也秦為戎而淮南為舒也河北真定中山之境屬於鮮虞肥鼓之國揚拒泉臯陸渾伊雒之戎薄於洛陽王城之區於斯時也不廣地不加兵君有餘財而民無横征民有餘力而兵無重困上制用量入以為出下供役先

公而後私是以耕必有食食必有蓄至一年三年之積至於三十年之久八政修而食貨足九府立而泉布通天不能灾地不能匱者盖愛惜民命禁戢兵端所以培植其基本者厚也戰國則不然為君闢土曰戰必克殺人盈野狄焉而爭孟子目之以民賊律之以上刑者紛紛也三征之說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時君非不知此而苦於兵戈之相尋則亦忍於賦斂無藝梁惠王以土地而糜爛百姓則雖移河内何救於饑色

餓莩之民齊宣王求快其朝秦楚之欲不計其有後災則雖欲制民之産何補於仰事俯育之計故疆七百里之失不足惜也而薄稅斂勸耕耨則不可少緩其事有司三十三人之斃不足憤也而府庫充於上老弱病於下則不得不為之寒心故自其喜功利者觀之軻之言若甚闊闊而按脈視證藥時君之膏肓者雖倉扁不能易也執事謂今罄一歲所入僅足以支旬月且日不輟造十數萬楮亦嘗考論其故乎夫楮幣之剏倣於成都

之錢引方承平時錢引止於一百五十萬緡為數葢甚寡也嘗觀西事之興泛印之數視承平已二十倍其後屯戍未休餽食不繼復增至六千餘萬緡大觀末愈出愈多一楮僅百金直則兵端興而用度廣用度廣而楮幣輕理勢之所必至也我高宗南渡之初葢天造草昧之日也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不之行其中也既行而復輟其末也始創印造之局高宗胡為而重於楮之造也逮我孝宗之隆興而復行楮幣於天下行之未

幾乃用陳良佑之請出內帑之藏以收回其數收之未
幾又以曽懷之説復從而出之然其為數二十萬而止
耳孝宗又胡為而靳於楮之出也沿流至於今日數日
以夥用日以輕變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滞令之欲其信
而聽者終疑於是物價翔騰閭閻憔悴膏液枯涸稱貸
無從而農病矣關禁苛急取息無羸大邑通都白晝閉
肆而商病矣四方游士充賦上京思得白鏹如拾至寶
士病於道途矣百工技巧轉移執事困於賤直莫贍其

生工病於庸役矣舉天下四民俱受病向也設楮以便民今反以病民向也倚楮以佐國今反以蠹國向也權出於上今反受制於下向也以實權虛今恃虛併失其實謀國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壞極弊之由乎方開禧之開邊以誤國也增造之數至於一億四千萬比之前時凡數倍矣紹定之養姦以耗國增而至於二億九千萬方之開禧抑又倍焉謀臣議士不就其費重而蠹深者治之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正使孔桑復出續用茫

然何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古今天下之財蠧耗於兵不獨今日為然其所由來尚矣請以漢唐明之漢初以家人子起田中為兵猶不失寓兵於農之舊衛士材官之更戍往來道間衣裝自給猶未取費於縣官其後財匱於兵武帝實始之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謂之八校京師自是有養兵之漸荆楚勇士習射於酒泉張掖謂之五校邊郡自是有養兵之所自其興馬邑之師窘於賫送也則入錢補官有令矣自其發巴蜀之卒

以通西南夷也則算商車有額矣自其取河南之地以至朔方郡也則武功之置爵有差矣自封狼居胥賞賜亡度於是有五銖之鑄自渾邪來降供億不貲於是有白金之造鹿皮之幣與告緡而並行鹽鐵之官與平準而並置厥後揚雄議捐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者葢三十年從事干戈故雖承貫朽粟腐之餘山林亦不足以供野燒也唐初府兵番上入衛衣糧自備而官未有費也至元宗變為彍騎而

長從宿衛官始資給之而費昉於此矣初諸道出兵給於度支費猶未廣也至德宗優恤士卒一夫出戍盡廪其家費於是乎廣矣自安史變起無以給士而始度僧尼自兩京未平民物彫耗而始籍富商右族自吐蕃内逼淮甸分屯而始行率户之斂自大盜羣起財用益殫而始行定稅之令自朱滔王武俊合從以叛用度不給而借商之禁嚴矣自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軍費一竭而鹽鐵之數增矣南北置供軍之院餽餉不繼而挾

銅有議矣禁卒有脫巾之變彷徨無策而相臣飱錢亦減矣鹽之榷既繁而商人以絹代鹽疋加百斤以備將士之衣酒之利既涸而淮南河北變為榷麯以贍軍卒之食元和中李吉甫造為國計簿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養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蓋三百年間恃兵立國故空國之力以奉之已張之弓不可得而弛也我國家得天下以仁取民以義固國以保障而不倚辦於繭絲藏富於田野而不求羸於府庫任人不以聚斂之吏任法不

以深刻之文獨有養兵之費自初立國謂為百年之利而不計其後之窮蓋雖聖哲不能保其往也我高宗之定鼎商邱也未嘗不懷感於艅艎之舟而動心於姑蔑之旗也披荆以立府寺綿蕝以起朝儀姑含垢忍恥以俟天之定也愛南北之生靈養一隅之事力某日簡劉光世軍某日汰張俊軍諸將之濫上戰功者精覈之曰吾為財力耗竭慮也諸軍之合亂三衙節制者釐正之曰吾為軍政復舊設也至於一日語大臣曰漢文不言

兵而天下富庶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髙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重於造楮而且欲宫中常有百萬緡留之以為秤提之本也及孝宗之嗣大寳也又未嘗不念橋山弓劒之藏而悵長安室宅之遠也市駿骨以來人才揖怒蛙以厲士氣亦惟斂戢韜鋭以需機會之至也神運規恢之謨心念國體之重勞軍則曰毋滛役以病民毋誅求以剥下也誓師則曰軍屯有暴露之嘆人民有轉輸之苦也蹲甲之射士精其能超距之技人百其

勇一成將帥則條畫兵政者十一士一核冗濫則繳還
告身者二萬千百六餘至輔臣奏對以府庫所藏甚富
江上之積亦多上諭以毫髮不敢妄用所以緩急有備
孝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靳於出楮而因餉臣之有
請且遲回謹重於二十萬楮之予也自權姦柄國前韓
後史垂四十年氛祲蔽日韓開兵釁實生厲階凶于而
家自詒伊慼不必深論前日之相舜小數以弄大權專
欲以犯衆怒莫大於天而不之畏也莫尊於君而不之

畏也不畏士夫之議論不畏小民之怨詈而其心之所
深畏者外寇之陸梁悍卒之偃蹇耳狼子野心姦計叵
測蜂屯蟻聚扶攜來歸待以赤心撫以恩信輦安邊之
財以給之惟恐不贍航東南之粟以餉之惟恐失期甚
者髙爵峻秩寵華其身金珠玉帛悦媚其妻棄如泥沙
不甚愛惜聞其帖然恭順則喜見顔色或拒之而不吾
與則恐恐然食不下咽也故當金人垂亡之時竟為茍
且偷安之歲月江淮巨鎮委之肺腑之親襄漢上流畀

之胥梁之子殿巖重寄庸夫尸之總餉要權濁吏領之紀律不設疲弱不除主帥挾威公肆掊克悉力市寵與賄生死朝廷竭天下之財力以養兵秖為主帥刻剝之資權門厚積之助至於今日則軍民俱貧公私交困黽勉支撐而不可得也總今日之數較之嘉定已卯間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是歲中之費兵居其六五誠如是則兵之可恃以為用者當何如而今之兵則惰矣在內郡者末作技藝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堅執

銃之事不開也在外郡者多方運販為商無征主帥利其回易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勵也今之兵則驕矣淮右之兵入彈鬩毆淹留歳月僅奏膚公已如驕兒悍婦之不可制所至屯駐人甚苦之向使各州簡閲之皆精何至借遠兵以為重廣中之兵頻年出戍枕戈原野論賞稍薄懷怨望心跋扈飛揚近事可慮向使主帥制馭之有素何至启釁而生姦而最不可者喜功生事之人開邊拓地之圖未已也方其鋭於進取輕而寡謀取璧弧

以先登馳的盧以深入謂中原即日可定謂涪石即日可鐫露布星馳凱歌日至笑儒生為不武輕周行為無人朝廷方偉其功於是酬以厚賞捐巨貲出告命以優犒之為費不知其幾百萬也所得之地非人不守所守之人非粟不飽曠野彌望無糧可因如得石田將安所用朝廷不忍棄其功於是又不計糗糧以餉給之率費百楮而致一石為費又不知其幾千萬也夫何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窮師逐遠不備不虞突如其來

望風先遁甲鋌鍪鎧之精堅弧弓鏃矢之犀利輜重貯儲之浩穰凡數千年之所蓄積一舉而擲之為費又不知其幾萬萬也尋鬬之朝乃諱其實失萬言千失千言百方幸而勝則其身受不貲之賞不幸而敗則朝廷為之任方來之憂勝而誇功以邀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固不敢靳敗而告急以赴愬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亦不敢愛為國者亦何便於此哉論至於此則執事所謂支費增於前者孰最重愚則曰兵之費為重蠹弊積於

今日者孰最深愚則曰兵之蠹最深廣費興於開禧之
初積壞見於寶紹之後是將無一策以捄之歟曰欲重
楮自節費始欲節費自省兵始軍實核而不濫邊釁窒
而不開謹之重之皆以高孝兩朝為法此救楮幣之第
一義也議者類曰金人將亡版圖當復天與機會其可
不乘此獨何時而諱兵乎愚曰不然昔劉石倡亂晉人
未始置中原於度外而諸國亦不敢以中原為已有迨
夫虎狼併吞兵戈雲擾民心思舊日遠而亡而江東名

義始失據矣始也三輔遺民以見晉官軍為喜其後全燕父老反以復見太原王為幸始也冉閔臨江願以中原歸晉為請其後魏人尋釁反以河南是我地為辭今日事體適與此類我雖指三京為吾之故疆彼乃指之以為亡金之故巢如之何而以為版圖可復機會可乘也況夫進取之兵與保守不同兵之多寡費之繁簡亦隨以異用兵於進取則十倍之力始可制其一用兵於保守則一倍之力亦可敵其十愚之所慮者邊臣以退守

之兵為進取之舉逞於一快以至再誤耳誠能戒諭邊臣謹守吾圉不可以前日一衂為恥而必有願一灑之心不可以勝負為兵家之常而當念社稷關係之重收斂經畧河洛之規模就為葺理荆襄淮蜀之家計念念持重而不輕發事事靠實而不虛張老弱者汰之以壯其威虛冗者核之以養其力稍俟威力之充裕旋為恢拓之遠圖此區區之愚蓋以輕舉妄動之費為可惜而未嘗以兵為諱也因兵費之一事以次及於浮費之可省

愬又不能已於言焉葢築臺九層非一朝之役也障流大川非一簣之功也今日而言省費固非一節目一條例而止也後宫居處不施丹雘之華秀邸賜第姑仍相府之舊此髙孝二朝盛德事也今修内有司日興土木之工内藏宣索多溢常比之數閹童持片紙名曰内批帑吏按憑由名曰應奉宰臣無所施其均節版曹無所致其勾稽仙經藏室金壁交輝何異乎國計已窮而造金真玉仙之觀榮邸輪奐擬費鉅萬何異乎軍興多事

而營禁中百尺之樓其他嬪御之横恩緇黄之厚施予以馭幸此為何名繼自今能如祖宗時節浮費自宫掖始奉宸出寳玩之珠親王減月給之俸以佐國用以濟時艱至尊以身率先之掖庭戚畹儀刑之宰輔公卿百執事胥然胥效之必如文宗御三浣之衣以令臣下明德衣疎麄之袍以倡六宫令尹子文毁其家以紓國之難大歷朝臣以職田三分之一供軍饟之需斷自朝廷立為定式月計撙節幾何而著之籍明置收楮一庫於

外廷以入所省之數內而百官各宜體國減俸有差别為籍以稽之以入於主爷之司每季計其所入之楮分而兩之一以留藏一以鑿毀至於外之為郡守為監司曰忝給曰將迎曰特送者一切省罷俸及百千者裁其十之四大吏之有例册者首去之以率其屬小吏正俸之不滿百十者免減之以養其廉況在權臣當國時政以賄成官以賂得陸贄所謂幣帛不已必至金璧杜牧所謂折劵交貸由卿市公者更化以來無焉則為州郡

監司者自能舉所積之緡以收其楮之溢每季必計官吏之减俸若干省罷諸色浮費自能收楮者若干各上之計臺計臺上之朝廷朝廷專置一局會計其數以此定殿最以此行賞罰則令如流水財若邱山楮之貴當如黄金矣竊聞廷臣有請欲行括田於諸州榷鹽於闔郡令之未出巷議籍籍設果行之其擾可知頃嘉泰間以一換二之法行天下議其不信科敷抑配之禁密天下若其不仁假秤提之名開告訐之路天下憤其不義

方是時也括田榷鹽二議可行則當時之宰掾刻薄者行之矣今薄海内外顒顒然有蘇枯醒暍之望尚未有以慰滿之也當清明之朝正宜力行好事奈何取前日之所不屑行者行之以重失人心乎使括田而果行也有產存而業去有產重而租輕豪右之族正於隱瞞中等之户例受抑配或數人而共為一户若盡科之則貧者立見流離或一家而析為數小户若不科之則富者得以苟免貧富既有不均之患詞訟必無可已之時此

括田之必失人心也使榷鹽而果行也汀邵之民不耕者衆斥鹵之息所藉為生往歲官吏征利太急與之立敵旋即不靖一二年來弛其禁賣刀賣犢舊觀未還此端一開怨讟四啟虐熖復煽誰能撲之矧今王人啣命而出民未諭指已生憂疑國計雖貧亦豈計此與民爭利如作俑何此榷鹽之必失人心也無已則有一焉元載當國四方以賂求官而朝廷為汚濁之朝廷李逢吉用事八關十六子交通財賄而天下為藏利之天下有

為臺諫都司而公受苞苴有為雄藩大鎮而明肆席卷有為制閫總餉而擁貲自肥自更化以來或貶竄他邦或鐫削爵秩或得祠已罷或尚逭簡書而亦有淪沒不存者昔權勢盛行氣熖薰炙今囊珠售玉富可埒國其人雖得罪於清議其家初無損於毫毛當此國貧民困之極縱未可遽行乾淳估籍之典獨不可畧倣國初取財藩鎮之術而行之乎國初諸節度所蓄甚富太祖慮其多財而為變也一夕脫畧邊幅於樽俎之間厥明可

得各家十萬緡之獻先儒稱之以為得英雄御人之術
今天下數十大家以富强號於其鄉者夫人能言之莫
若出數千萬之楮配於數十家以易其銅鏹銀帛彼其
所積非取之國即取之民國今貧矣民今困矣使出所
積誰敢不從此而不行乃欲以苛斂横征施之編戶是
所謂溺一人之祝而不惜億兆人之詛念一家之怨而
不思一路之向隅其可乎只恐怙帝鄉之休庇恃戚里
之夤緣牽制依違動有掣肘此在朝廷執法之臣當力

言之廟堂當力主之其始姑以魏絳請輸積聚之美意風勸之俟其不從則繩以法至於曩者權門厮役嬖妾之家金帛山積有擁二三千萬貲者何憚而不籍之官臺臣嘗言權貴之奪民田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亘數百里者何疑而不沒之官比之唐人籍至胡椒鍾乳者其法豈不為恕此又因廷臣括田榷鹽之論而發也若夫慢令之姦吏不可以不懲偽造之姦民不可以不戢流行之地不可以不廣此皆權楮之節目所當加之意者

去歲二稅之輸許用全楮暴官汙吏巧於沮格夏租已
償始布其令於通衢秋苗未輸又展其限於嗣歲朝廷
受虧豁之實編户有拜賜之名贏美之利必有所歸貪
者利歸於已懦者利歸於胥欺國罔民莫此為甚今莫
若明敕州縣凡有此類措揮故作隱匿許民越訴責罰
必行此懲奸吏之説也去歲取還舊楮所入反多於所
出繼頒新楮偽者與真而攙行昔楮局黠吏能為之令
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姦徒能為之今遐陬亦抵禁矣

昔取紙於蜀獨可辨認今新局造楮真贗莫辨矣一有敗露納賄求免不曰字畫之不盡摹則曰貫綠之不盡類法當重戮僅從末減似此姑息何以戢姦今莫若舉行典憲示之象魏犯者必誅告者必賞此戢姦民之說也廣東諸郡商賈貿易多有用楮官民出入乃不流通廣之科斂最為民害納丁贖罪率索見緡仕於其邦去天既遠瘠民肥已滿載而歸今莫若行下三十八州民間一色輸納並用中半丁錢科罰之類得純用楮庶幾

流行一廣厥直自增此廣行用之說也凡此者上不至於損國體下不至於咈人情亦畧足以效一得之愚矣抑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言忠於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言乃以迂目之此又愚之所未諭也人主一心萬理之會萬化之原所從出也文帝太宗惟不能制一忍心也是以尺布有謠而終累仁孝之德推刄喋血而竟貽閨門之慙明皇晉惠惟不能降一慾心也是以霓裳一曲旋啟漁陽之變夕陽一語

竟指劉石之來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前代覆轍何可勝數其在今日事有關於綱常之大風教之本者見遠識微之士昔嘗苦口而今不言前嘗攖鱗而後輙止豈以君德已修君心已格而無所用其規切乎愚謂心之神明最不可欺一念少邪衆慝交入殫民力於宫室此心之侈實為之戕民命於戰爭此心之忿實為之善乎李沆之論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此盖切於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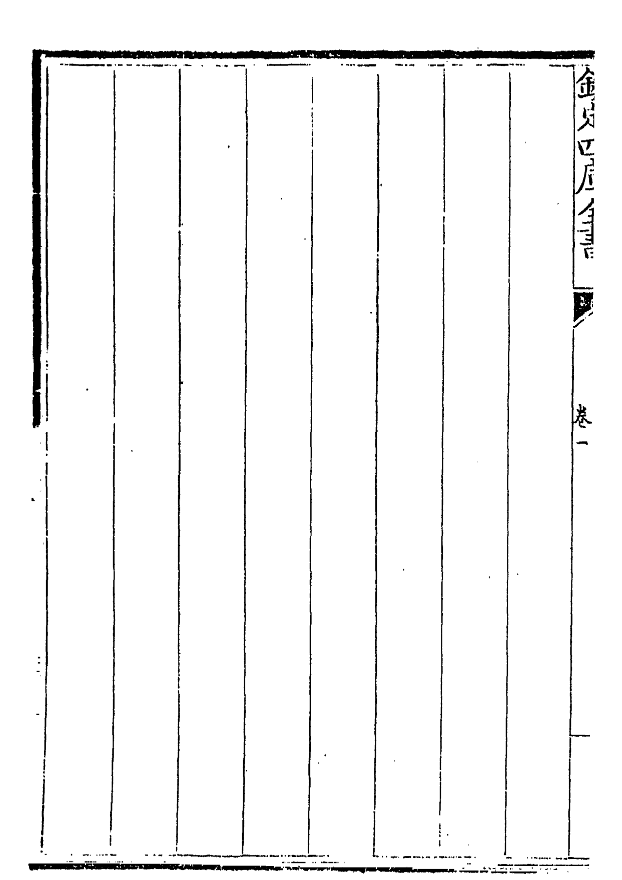
之身而爲格心之正論也大學一書生財之道以財發身之仁以義爲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者以爲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學亦既擢用畧盡矣愚猶有隱憂焉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心難知姬公治周效以朞年孔子變魯期以朞月今陽剛焕采陰氣銷鑠近二朞矣朝綱雖振而有弛之漸公道雖開而有窒之萌執政大臣雖至公無我而委曲調護於事之所難行宛轉推輓於已之所私薦

烏臺騎省雖直言無忌而言不見聽非惟不能決去甚至顧惜退縮朝陽不見其再鳴故廟堂舉措豈不大異於前而此際蹉跌則入於彼不可以不畏也臺諫風采豈不遠過於昔而丈夫所為要不止此不可以自滿也閩蜀二老同時入覲文富並拜公論望之而今則未盡然也荆襄二帥被劾不行臺省並奏善類期之而今則寂乎無聞也於是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如楊畏輩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市井蕭條

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
外敵鴟張叛卒蜂起尊之勢何如蓋君子之類雖進而
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難使之屈服也昔者
呂公著薦二范為諫官章子厚面奏以執政舉人為臺
諫非祖宗法是小人而能為君子之言今安知無為營
者乎司馬光改雇役而復差役蔡京為尹極意奉行能
令公喜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今安知無若人乎范
純仁以國用不足又欲復青苗法是君子而未免效小

人之尤今其事駸駸見矣譬之弈棋局面雖改而其間一二着數未免猶似前日此小人所以不為心服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愚願大臣以主張公道為心臺諫以維持正論為責羣工百執事以憂勤清忠為念同舟而期於共濟推車而主於必行使朝廷有九鼎之重國勢有泰山之安此盖天下所望而為君子之宗主者也不然國有大事君子或不勝其任而長國家務財用小人得以乘間而售其説此其為患豈特國用不足一事

而已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暇寐愚不勝惓惓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趙　珍

臞軒集卷二

宋 王邁 撰

奏疏

乙未六月上封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知人知人之道莫先於擇相善觀人之國者惟於所用之相觀之公孫相千秋俟而漢家之事日非九齡罷林甫用而開元天寳之治亂遂决吁可畏也我國家自韓侂胄用於慶元迄於開禧甫及

十年天下之勢如人少壯而得疾故其療之也易為功自史彌遠相於嘉定迄於紹定凡二十有七年天下之勢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藥之也難為力幸而皇天佑宋弗替丕基柄國權姦不翦自斃皇帝陛下始得以收川潰矢決之威權奮雷厲風飛之神斷乃眷耆舊學進秉國鈞而相臣清之精白一心總領衆職盖將朞年於此矣然以三十年大壞極弊之天下紛亂膠轕如甚棼之絲而解之難破爛潰裂如甚漏之舟而補之難陛下於

斯時也日與大臣圖維其可以協心輔政者謂天下人望之在眞德秀也禮闈之牓一造參預之命亟頒中使及門而其病不可為竟有孤注想元老之意適遭其時京城狂卒因揀汰而吁呼市井小夫興謡言而譏訕向所擯棄之小人遂沾沾自喜以為天下事非諸君子所能濟必其徒復用乃可辦之一日御筆中出起衮爵而畀之祠且將大用之在廷搢紳重足以立給舍於是不已於言陛下從諫如流成命随寢然當國步多艱之時

決非一相之所可獨運也戊寅之旦揚命於廷爰立二相清之為左行簡為右先是大臣不得知羣臣不得聞不參朝野之論不稽龜筮之謀小人佞以為命相重事出於臣下之所不測非陛下斷之以獨曷克登兹君子忠以為天下之相當與天下共謀之若不酌於公言是必冥冥之間有為之地者況夫必用衣鉢聖意已決繼此出命誰敢有言於是君子之憂日深臣雖官小位卑蓋不勝宗社之憂不得不出位為陛下言也彌遠柄國

官職之除授不待過中而先行郡國之文書大率有中
而無奏陛下一切容忍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
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
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憾迨夫
清之為相避權則有之而不敢以專權遠勢則有之而
不至於怙勢然其心甚為國而其力不足以副心德可
服人而其才不足以稱德而又政府鮮協恭之助宰掾
之素練之賢處煩治劇而才疎臨機應變而見鈍開邊

一事雖出於帥臣之喜功而清之不能救其源挨楮一策雖出於樞臣之寡謀而清之不能奪其議然而公清平實以主善類而無妒賢嫉能之偏明白洞達以受人言而無淺中自是之失通國之臣無愚不肖皆稱為君子之相而非彼相比也陛下責治太銳課功太速不擇忠賢以輔之乃用行簡以踈間之而又欲用衰諂以快其報復之志是何陛下惟知有招權納賄之彌遠而不知有避權遠勢之清之能容養彌遠於二十七年之久

而不能篤信清之於二年之暫此非獨愚臣疑之亦天下所共疑也臣思之而得其説彌遠為相之日以袁韶尹京以鄭損輩領餉受其不貲之餽遺亦不盡入於私門宫掖之内貂璫之流凡所供億極其腆厚自清之當國以来屏絶苞苴一介不取雄都巨鎮昔有餽於權門者今則獻羨餘於公朝姦朋邪黨昔有貢於光範者今乃致慇懃於捷徑是以掖庭之供需閹寺之濡沬色色無之所以湫仇士良等之怨而不能止即墨大夫之譏

迺者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韶輩皆懼及已布置賓容絡繹京師樂禍幸災興訛造謗交結左右轉以上聞謂非行簡不足以為相非袁韶不足以輔之而訾抵清之為果不足用也陛下聽斷精明初未之信而屢惑於鑠金之毀意不免投杼之疑此非獨愚臣知之亦天下所共知也且行簡之賢固不可與韶同日語而人之多言蓋亦有故行簡為人素號多智彌遠在時善事惟謹其性姿多苛其薦舉多私彌遠喜其順已每事委曲

從之及與清之共政所見每有不同況當耄及之年易
犯在得之戒其身雖未必肯為小人之事其門必多引
小人之徒今塗人之論皆謂小人之譏清之而舉行簡
也意不在行簡而專在韶行簡既相韶必繼用清之蹤
踏不安有去而已小人謀中公論謂何近習閹官廢置
宰相此漢唐衰世事曾謂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此失豈
不重可惜哉清之每見百執必盛言陛下學問緝熙理
義多閱聖德日隆於一日而不知委任之一衰譏間之

易入是則清之格心之事業未至也清之直情任理以待君子之道而待小人廣大樂易無有他腸把握隄防未免多鋒故蹈小人之穽而不自知是則清之謀身之計甚拙也清之起自書生位至台鼎奉身而退於清之何損惟是方今君子之澤未究生民之疾未瘳乃使政府有刻薄姦險如韶者得廁迹焉上而公卿稍知畏義必耻與之同列下而百執稍自愛重必不屑出於其門凡清之所引用之君子勢必至一網盡去彼將呼儔援

類雜遝而來非桑孔之誅求即張杜之慘酷非楊興鄭朋之傾巧則杜欽谷永之枽邪一韶得用羣憸輻湊凶德叅會孰能禦之臣恐天子不獨無安靜之福且將有生靈塗炭之禍矣臣謂人主惟有一心有自明而入昏有自邪而反正陛下前日將大用德秀者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所謂韓休入朝吾雖瘠而天下肥者可以幾致太平今日之喜用韶者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所謂人言盧杞奸邪朕不見其為奸邪至於危亡而不悔

自德秀既亡無以副陛下之委任遂使陛下急於為治有用韶之恩如醫者急於治疾參苓不用烏堇是求自明入昏間不容髮然反邪為正特在陛下轉移間耳德秀雖亡天下獨無人乎南廣之崔與之西浙之劉宰皆其比也然此二人老而知止利祿恬然必不為蒲輪而出而與德秀道義合年德均膺天下之重望猶幸有西蜀之魏了翁在也了翁近被文昌之除侍讀之華班翰苑之清職悉以畀之天下皆覘陛下之必能大用了翁

此誠反邪為正之機也宰職之任固貴有同寅和衷之美而亦不可無交相規正之誠人之才品豈不自知緩急剛柔賴以相濟元齡之薦如晦盖以如晦之斷可以賛己之善謀姚崇之薦宋璟盖以璟之正可以濟己之應變是所謂五味合而後鼎可調八音和而後樂可備古今無忠邪兩立之理若君子小人雜處於朝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假使行簡相而韶亦用了翁參於其間其義當無所可否耶風行舟駛局變棋新人人自危

街談巷議此為何時而風憲之地曾無數十章彈夏竦者豈畏譏夫方張之燄而不敢犯其鋒耶抑韋時事一變之餘猶可固此位耶章惇為相林希受其同為執政之諾為之草制既而擲筆於地有名節壞了之嘆希雖不才而是非羞惡之常心猶未盡泯沒設在今日韶當柄用臣恐草制者安然為之不復有愧耻矣陛下收用羣臂殆為何事而士大夫受官職負朝廷一至此甚是又臣之所甚懼也臣自叨第十有九年未脫選調方綴

册府本無言責何苦攖鱗實以陛下用舍之際治忽所
關而官無崇卑皆不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此臣平日
父師之教也伏惟陛下念社稷之重謹輔弼之任參國
人之公勿左右譏言是惑用君子之德勿小人有才是
喜不可衰蕭望之之眷顧使恭顯得以蝕其明不可迂
魏徵之議論使權萬紀封倫得以投其欲如此則朝廷
有九鼎之重天下有泰山之安矣臣言可採陛下不以
人微而廢之固臣之幸亦天下之幸臣罪當誅諭之執

法聾之丹書而斥逐之亦愚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干冒天威惟陛下裁擇　貼黄　臣一介踈賤不知宫掖中婦寺姓名爲誰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吴知古陳洵益纖巧反覆最能撓政大明當天羣陰宜伏豈應有此臣愚欲望睿斷將知古洵益斥逐遠方以絶黄冠左道出入禁闥毀譽臣下得行其私之弊貴妃之兄雖得外祠往來湖山交通關節巧宦多趨其門易有履霜之戒詩有桃虫之譏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仰乞睿照　又貼黄

封事已就未及上進忽覩除目崔與之參知政事中外相慶不謀同辭但與之年已高必不復出設若果來廣去天遠必至冬末方可入覲令京城事體甫定京口忽又告變時事多難如此不可不擇用人望以鎮服之欲乞聖斷於從臣中選其負天下重望者以參政府此誠強本折衝之急務仰乞聖覽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一劄

臣聞人主所尊者天欺天過之大者也人臣所尊者君

欺君罪之尤者也貴爲天子尊無與二獨有高高在上足以起其敬畏之心耳天可欺乎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不欺天也一日不勑則欺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不欺天也一息不在則欺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武王之不欺天也一念少貳則欺矣委質爲臣分圭析爵凡其身其家之所享者秋毫皆君賜也君則天也君可欺乎后不尭舜其心愧耻不以伊尹之待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事君勿欺也而犯之不以孔子之犯其

君者事君是欺君也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不以孟軻之恭敬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臣竊惟韓侂胄用於慶元迄於開禧柄國十年而上下相率以為欺者亦十年史彌遠相於嘉定迄於紹定專權二十七年而上下相率以為欺者亦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天造神斷悉於容故相之欺而不之誅天為陛下誅之遂得以收攬大權躬親大政震霆聲於九蟄煥陽來於積陰天下欣欣然有得志之喜無如欺君之習耳濡目染之

久内外大小之臣猶習以為常而不知改臣請為陛下誦言二相並命責任惟均然禹臯協恭固足以成相遜之風周召不悅終亦底往濟之效無他忠實不欺而已今也外為推遜中實相猜入堂則不同時正謝則不同日謀一事也甲可則乙否用一人也彼是則此非一旬而告假者五六焉一月而求去者十數焉大臣百辟之倡也何怨為欺以倡之乎方今國匱民貧兵驕將懦怨讟交起姦宄相尋華門圭竇之人皆有陵上之怨心京

卒吁吁難期一静四郊多壘人心皇皇危機交急而不停敗證已露而難捄此獨何時而為左者曰眷顧衰臣宜去為右者曰譏謗至臣宜去昔日譏趙普於太祖皇帝者上責之以鼎鐺有耳汝不聞普為社稷之臣乎今疑眷顧之衰者盍自反曰吾之不能堅上眷如普者何由當益思總領衆職仰稱上意而後為不欺也仁宗皇帝問廷臣誰可為相王素對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名者則用之上於是决用富弼天下以得人為賀今疑譏謗

之作者盍自反曰吾之不能副人望如鄉者何故當益思所以開誠心布公道遠讒邪而主善類而後為不欺也不是之思方且互為比周交信讒説明有明之黨所以攻其右者無不至婁有婁之黨所以毀其左者無不力而又有往来二相之間獻諛取媚有口如蜜嫉忠害正有舌如刀為鬼為蜮有靦面目者二相方傾耳以聽之於國事乎何恤臣思韓忠彦曾布不相下而小人京得以乘之趙鼎張浚不相得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羣

憸鋪排布置之術得行善類私憂過計之言果中必至於棟朽榱傾而後已夫當國步多艱陛下方以扶顛持危望二相而軍國之務日以壅遏道路之謗日以沸騰執政大臣曾無一言忠於獻替豈居狄仁傑李嶠之中則蘇味道法當模稜處李絳吉甫之除則權德輿義當無所可否耶此宰執大臣之欺君者然也從䆃經筵所以備顧問而資獻納也薰猶共器鸞鴞同巢官美於人爵踰其德設無二三君子猶係天下之望幾何不汙文

石之班橫經翠幄多號通儒究梯脂韋不敢以望清光今日曰誠如聖明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不過雷同一聲相為容悅耳烏臺諫省所以主風憲而糾官邪也明目張膽見謂稱職比日以來罕聞朝陽之鳴漸有立仗之態問之則曰吾嘗言之而不見行吾有奏牘而不付出是則拒諫之名歸之上矣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不去如物論何間者公族之親挾外臺之隙由中進狀不經三省徑下之臺此殆出於一時乘快掯捭偶不省

察使有以不經鸞臺鳳閣何名曰勑為言者上意豈不幡然改之何至竊議於私家不敢昌言於諫紙長此不已斜封之漸實胚胎焉忠愛君父不忍置於有過之地者顧樂如是為欺乎陛下親政之始首重貪贓之罰令毋謂貪汙舊染可以洗而空之也前日之賄賂惟入權臣之一門今日之賄賂或入外戚或入閹臣或入近習旁蹊曲徑不止一途頃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韶輩皆懼及已潛託賓客結局聚金一鏄可投鑽刺而入遂

使從臣與詞臣交爭陽爲不根之詞陰爲姦贓之庇而
臺臣所劾往往不能以盡行其忠舉此一節其他可知
外而州縣鷹攫狼吞在在而有科提楮幣徒營橐槖之
實利而何補於公家苛斂有禁視爲墻壁之虚文而何
顧乎清議暴不恤下貪不畏人尺寸之援可以攀躋臺
府之刻皆得苟免田里怨咨憤氣滿腹天高莫訴怨已
在明今而曰貪濁之風内外已革者皆欺陛下也權姦
當國招納奸鄰交通強敵偷安豢養玩歲愒日養癰護

疽及至裂潰徃歳邊帥輕而寡謀三邊方開一敗塗地
甲兵輜重蕩無孑遺王檝之来實欲覘國將迎過厚示
弱取輕狼子野心得以窺我多治戰艦盛集車徒近聞
以百萬之精兵分三道而入寇而吾聞風膽寒為備茫
然趙范猶有方畧軍民安之全子才輩跋扈飛揚喜功
生事棓尅慘酷嬉笑殺人近於彭城之墟又有覆師之
舉自初用兵為自安計乃招新集之北軍以填南軍之
缺數設或變生肘腋不知何術以制之陳韡之在金陵

庶幾一賢可制千里之難而又與范不合兩不足恃三趙則有瑣篪之相應於韡則有劍佩之相攻廉藺之釋憾同心李郭之相勉以義韡可語此他何望焉往者中興之初張浚岳飛劉光世韓世忠皆善將兵惟不相能遂誤大計若輩小才敢望昔之萬一而淺中狠愎未見其比徒快睚眦之私怨遑恤唇齒之相依今而曰邊鄙之事自有將帥可託者皆欺陛下也臣之所謂人臣相率為欺者亦既陳於前矣陛下自視宮廷壺奥之地言

行起居之微能不欺天否乎荒腆自逸商德腥聞一醉日富周命不又陛下於酒則有箴矣既箴之後果能使夜氣孔神不亂於杯勺乎聖謨經遠不荒於麴糵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燕尾謡作禍水浸淫霓裳曲終戰塵紛起陛下於色則有戒矣既戒之後果能知淫聲艷色毒於烏堇乎狐媚熒惑慘於戈矛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樊陰恭順與漢同休韋武横恣覆唐於亂此外戚之不可不戒也今設有游龍流水之奢朱

輪華轂之侈陛下果能禁戢之乎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陰興此語天實鬨之陛下以此儆戒外戚則不欺天矣恭顯用事炎正業衰仇魚得志甘露禍慘此宦寺之不可不戒也今設有舉動回山海之姦光燄動四方之惡陛下果能制柅之乎清忠奉公辭位懇惻呂彊此心天實臨之陛下以此訓厲宦寺則不欺天矣抑臣區區愚忠有所謂欺天之大者不敢不竟以為獻夫錫陛下以聰明智勇之資者天也付陛下以崇高富貴之位者天

也人臣何力之有焉彌遠貪天之功以為已有陛下含垢藏疾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責為天子不得自由之憾及其自斃天下大勢至於大壞極弊而不可支持陛下猶未悟其罪當誅凡遇臣下有言其過則天顔為之不怡甚至親灑宸翰一則衛王二則衛王曾不指斥其名誥詞所屬保全其家且併與其淫妾悍僕而庇之竊窺聖意不以四海九州

之奉為天所畀皆歸之彌遠之功是誰欺欺天乎晉悼公年十有四而得國猶能語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者天也其明斷如此故能以其國霸曾謂陛下英明聖武所見乃不出此彌遠在日盜竊陛下之威權絶滅陛下之友愛巨慝積釁上通於天陛下猶以功臣名之若欲宥之數世臣恐非所以當天心自寶慶至今南北生靈之命戕於干戈者不知幾萬億民怨於下天怒於上連年災異史不絶書邇者太白經天古者以

為流血千里之象陛下亦嘗反思其獲戾於天之由乎
天理人倫之變必有大不安於聖心者權奸尚在事有
牽制人猶得以諒其非陛下之本心今反厚於奸臣之
恩而恝然於同氣之念將何辭於天下乎此愚臣之所
不忍言敢昧死妄議以此為欺天之大者也上好仁則
莫不好仁上好義則莫不好義陛下苟有一念之欺天
安能責臣下之不欺君乎臣願陛下常蚤夜以畏天之
威毋逸豫以重天之怒於聖心所大不安者求以理義

安之而又於禁戢戚屬檢柅宦官者既謹之又謹之明詔大臣協心輔政宏濟艱難如苴漏舟如沃焦釜毋悠悠而視毋安安而居羣工百辟皆當洗濯磨勵竭忠盡瘁毋至相率以欺朝廷則天下事勢猶有可為之理不然內外之變交激宗社之危無日矣蟣虱小臣日懷嫠不恤緯之憂乍覩感顏未信而諫罪當萬坐惟陛下裁擇

第二劄

臣竊觀漢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甞反之曰安當注意將所以為有備無患之圖也危當注意相所以重扶顛持危之責也今天下大勢曰已安非愚則諛而謂傾危之踵則實非過論也將相重寄皆當於此時而加心焉臣不得不復為陛下告司馬光入相遼人有謹而生事之戒韓琦范仲淹董師西賊有寒心破膽之謠德望之足以服人也如此十數年來係天下望者閩廣蜀大儒而已陛下前日大用閩之儒宗而

天不憖遺海内悲之令所頼者猶有蜀廣二老在耳參
預之命雖在嶺南而其年已髙其心知足未必為蒲輪
而出令之晉陟文昌兼經幄禁林之清華者聖意嚮用
天下人知之矣胡不於此時置之政府以副人望封疆
之外有變容動色之警則出之以視師必能立琦淹之
威名三邊無虞則可以端委廟堂負荷大事以尊中國
以威四夷亦必優為光之事業此臣拳拳於陛下注意
相者一也卻縠以禮樂詩書為晉之元帥裴度自進士

中出成唐之隽功儒者之將古難其人以人望推之金陵之專制閫者近之矣其人嘗爲江閩之監司帥守每遇盜賊竊發以談笑處之所至立功民賴安輯然臣不武書生竊議其好殺之過而又恐其臨敵制變之輕也今春入覲乃見其奏對之章開陳諷諫首以無輕用兵一事懇懇言之臣於是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可以行三軍者其斯人之謂歟今四郊多壘之秋莫若以閫外之事一切付之使淮襄受其節制而又明賜戒勑使之

同以國事為念毋至互相猜忌申嚴儆勑如髙宗皇帝所以戒江上諸將責其協力以圖事功維揚會府北軍多扵南軍若易其帥亦能召變莫若併與其軍徙之極邉别擇有威望者以帥維揚至漢東謬守無能為役宜併黜之使不至為主帥之誤萬一事勢孔棘如臣所言出政府之實德重望者以鎮壓之精神折衝坐可制勝此臣拳拳陛下注意將者二也而臣私憂過計猶恐陛下信任將相之誠意左右近習得以間之臣請以唐為

喻元宗之相宋璟隨致開元之治一日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以傾陷之璟隨罷相盖璟之為相持紀綱抑僥倖左右近習之不便倡優笑謔若出無心而必有使之者矣以其時攷之王仁皎以后父之貴璟則以築墳過制而爭之王仁琛以藩邸故吏之昵璟則以除官過制而斥之以至内侍貴幸如楊思勗者璟心嫉之未嘗與之交談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此輩實使之是犀小能移相權於冥冥之中者不可不戒

肅宗之用郭子儀以其有收復京師之功既授之以兵柄矣一旦為魚朝恩所譖從而奪其兵及史思明再陷河洛則又用之復為魚朝恩所沮從而止其詔及光弼敗於河陽則又用之代宗既立程元振忌功復從而罷其節度及回紇入寇涇邠雲擾則又用之有難則責子儀無事則程魚輩是信子儀孤忠自許但知國家有難則出身以當之何暇與憸壬輩較曲直然天下良將不多子儀也則羣小能奪帥權於反覆之頃者尤不可不

戒大抵君子立人之朝其進以禮退以義如松柏之特立如鳳凰之孤鳴斷斷乎無所依憑附麗也小人枉道以求合茍有可以攀援者疾趨而湊之權臣用事則附權臣婦寺有寵則附婦寺近習得志則附近習邪正之分各以其黨觀人之法槩見於斯臣觀近日閹宦近習之徒得以毀譽臣下熒惑主聽其名姓駸駸有聞矣穴墉之狐不可灌也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獨不可於始入之塗而窒之耶易有堅氷之戒詩有桃虫之喻陛下為

賢人君子計為社稷生靈計不以臣位卑言髙而亮其忠則臣之幸不然苦語忤時自掇罪戾而去亦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薦瀆天威惟陛下赦之　貼黄　臣按熈寧初富弼為首相甞獻言曰執政大臣喜怒係人情之舒慘邪正係朝廷之盛衰執政不和則有司不和有司不和則萬務不治或分争於官府或辯别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舉無至當之論此為執政不和言也今二相不合臣願申弼之言而勑戒之大臣協和則賢和朝

而物和野天下之福也臣又按秦王廷美以罪貶房陵青谷憂悸得以令終太宗皇帝每念天倫必悲泣不已未踰三月立其子德恭予之供贍大臣宋琪謂此舉措過恤孤足以感動天地比者奸臣以濟邸瘞於西溪泥淖之中鬼如有知必能為厲天怒民怨職此之由欲乞聖慈惻然動心命有司以禮改瘞以安其神乃俟國本既定然後為之立嗣以釋天怒以弭民怨非細故也臣第一劄首尾所言信而有證俱在國史併乞睿照

丙申九月封事

臣伏覩詔書以季秋中辛明堂葳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時發聲明威震怒炳然甚著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災之由數陳消變之策凡朕躬過失朝政缺違悉意以言靡有所諱臣跪誦感泣昧死進言臣嘗觀先儒程頤論郊祀明堂之制以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於冬至為氣之始祭天而以祖配之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於季秋為物之成享帝而以父配之蓋古

今制度不同然郊尊而明堂親則未始不同也恭惟皇帝陛下季秋中辛有事明堂聖祖神宗實與享之而寧考在天之靈則為猶親於列聖必其享祀之際儼然若見其洋洋之神愾然若聞其嘆息之聲也夫何袞冕方升駿奔在列犧牲未薦琖籩未陳而驟霔傾盆黑潦淵道雷轟其響電瞻其光聖心惕然懼形于色宰執而下跼蹐顛沛不得成禮而退皇天之怒陛下寧考之怒陛下也至矣臣猥以狂愚待罪丞郡引領難赦至於南陬

比之常年皐綏㫖日臣誠愛君誠憂國朝夕危慄食不下咽肆赦既頒驚魂甫定越再信宿復覩明綸則知以明威震怒之故廣求臣庶之言臣愚不肖竊以為陰雨為沴雷發非時間亦有之而獨昭示於明禋之夕者此皇天寧考之積怒至是而後泄也臣請為陛下言其獲怒之端與夫解怒之道可乎陛下之身皇天寧考之所眷佑也陛下能敬其身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也麴糵致疾過於沉酣妖冶伐性深於陷溺中宫素以德選有

小星恵下之仁妃嬪多以色進有緑衣上僭之失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傳播人心憂疑及蒞正朝宜遠聲色嬪御異數横出滋多尤物為祟不惟不娶夷之又從而封殖之在禮有云子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陛下一身十三聖責望之所歸千萬世本支之所係不知持觴席之戒求所以養壽命之原此皇天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之位皇天寧考之所畀付也陛下知天位之重必知有以厚天叙之典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

也故王何負於陛下而使之魂魄之無依歲時之絶祀彌遠何功於陛下而保全其富可埒國家簡記其不學面墻之子竊窺聖意不過曰故王之在雪邸有曖昧之過故仇之也深彌遠之擅國命有擁護之功故德之也厚不思夫雪川告變非出於故王之本心天知之寧考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彌遠專權宜受貪天之酷罰天厭之寧考厭之陛下獨不厭之亂臣賊子何代無有雖在本朝亦所不免遠而京黼近而檜侂僅能竊弄威福以

毒臣下未有敢行不義戕賊人主之同氣如彌遠之為者詩有角弓為骨肉相怨而作也乃以民之胥然胥傚為言故王之冤未伸彌遠之罪未正此皇天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自更化而後立政用人當掃地以求更新執政大臣當同心而扞王室夫何廟堂造命之地反有劍佩相攻之風朋左者則議右之機械深黨右者則詆左之門庭雜民訟在有司而左之館客乃以賂章官職在朝廷而右之族黨乃以贓敗甚至濁夫黠子久在台

司招權納賄猶如曩日金免畫攫而夜或暗投雞趾日
攘而月猶未已司道掾者若罔聞知但見棡前奏事謬
為恭遜都堂當筆公肆異同盤石不任而棟傾鹽梅不
和而鼎覆慶歷之車主於必行元祐之舟戒其偏重昔
者君子協心為國義同一家今之大臣立黨相傾甚於
仇敵天工之曠如此而陛下方以代天理物望之欲皇
天寧考之不怒得乎陛下自踐阼以來民之死於水火
死於旱荒何可勝數金人殄滅強敵方興機會雖來事

力未至有妄男子抵掌談兵深入三京剋日恢復輕於一擲折翅遄歸棄甲曳兵隻輪不返糧食積貯顆粒不留邊鄙之民殘於鬭戰暴骨如山内地之民困於轉輸橫屍塞道國威由此損失國用由此空虛范癸子才之罪於是乎通天矣逆全送死天實誅之侥倖成功執以要上西蜀數州相繼淪没而巨鎮如興元勦於戎馬之一屯京西八郡莽為邱墟而要害如襄陽空於北軍之一炬宣和拓地啇域亂華開禧稱兵權臣函首惟兵與

民相依為生兵端一開民禍罔極自寶慶以至於今赤子之殲於干戈者不知其幾萬億孝子仁人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為非孝豈有天民之死如此其夥而陛下方垂衣拱手以視之欲皇天寧考之不怒得乎統有正傳尊無二上人之母一陛下之母三榮邸則所出也沂邸則所繼也壽明太后功冠髙孟則天下之母也方東朝無恙時承顏順色凛如奉盈彼二邸者安敢顧之今宮室服御竭力奉承恩禮過隆毋敢議者濮園故

實載之瑶編充類而言禮可義起何至權度不審彼重此輕以私滅公以恩奪義安知皇天寧考之怒不以外戚有用事之漸乎自古婦寺易生厲階陛下英明神武如日在天便嬖使令安敢預政間之朝野具識姓名何物臣璫輙進蹊巧蕞爾近習乆怙私恩貴豔妃嬙輔車相依能梯羣小能穽忠良能間君臣能亂嫡媵思昔盛時元老一語立去守忠宮中内降深憚杜衍令朝無厚德重望可壓服之弱者畏譏巧者買譽穿社之鼠莫之敢熏

在壙之年莫之敢射長此不已為釁叵量安知皇天寧
考之怒不以宦官近習有撓政之萌予臣之所言獲怒
之端者六而解怒之道莫切於陛下之身臣嘗愛歐陽
修之言曰自古帝王雖號至尊未嘗獨處其出而居外
不止百官奏事而已必有經生學士講論燕閒其入而
居内不止宦官宮妾而已必有太子問安侍膳宗室子
弟驩然相接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修為此
言蓋以選立皇子為仁宗勸今愚臣之告陛下亦如修

之告仁宗誠使元良一立國本一正天性之愛油然而生清明在躬嗜慾日損間有御幸必精必專上帝降祥篤生聖嗣則選立者歸之舊邸有祥符故事在陛下何憚何疑而不蚤及此也明禋之五日陛下用漢災異劾三公故事參之淳熙近比中出一紙罷免二相譬之人子受父母之譴而不能堪則遷怒於家相而逐之即日出闕之命毋乃太匆匆乎古先哲王之用大臣疑則勿用用則勿疑羣公先正立人之朝道合則留不合則去

清之當去久矣見幾而作屢失於幾色斯舉矣何止於色抽身不勇君子惜之行簡以經筵留果合於進退之義否乎廉耻節禮以待君子故寧捐其身不受戮辱一介之士館於公卿之門辭色不順望望去之至於逐客之令已下而又留之士苟為留則亦可賤矣況大臣乎賈誼所謂握重權大臣而有奴隷無耻之心惜其黨無有以此告之而嗜進謂夫異其棄鹿而懐騄未免見彈而思炙反從而慫慂之也彌遠柄國二十七年天下人

望在數十公或屏棄不用或用而不盡其才荏苒至今彫零殆盡清之當軸收召諸賢聚之本朝最後而德秀至參預命下疾病嬰之文宗識卿不早之嘆至形當饋詩人邦國殄瘁之惜中外所同咨夔纔亡了翁又去元夫鉅人稀若晨星陛下既去二相環顧在廷無可當枋用者乃以相印起與之於南海之濱與之天下大老也其如耄及且病未必肯來揆席久虛事權不一性之鳴復畏首畏尾更相推遜中書之務壅遏不行陛下起視四

海之内風濤如此令為何時而可無濟川作楫者乎臣之所深懼者天下之權不在中書必至潰裂四出或在外戚或在宦官或在近習女寵唐之世進退大臣聽命閹寺流弊之極遂有定策國老者出焉臣言及此不勝履霜堅冰之憂陛下聽之宜為曲突徙薪之計何況紹定小人之渠魁有表表在人耳目者孫順羊鼎之日以鑚頭鼠穴之巧深曩者予祠有命舉朝之士重足而立交口而爭衆怒難犯成命遄寢今者無故又予之祠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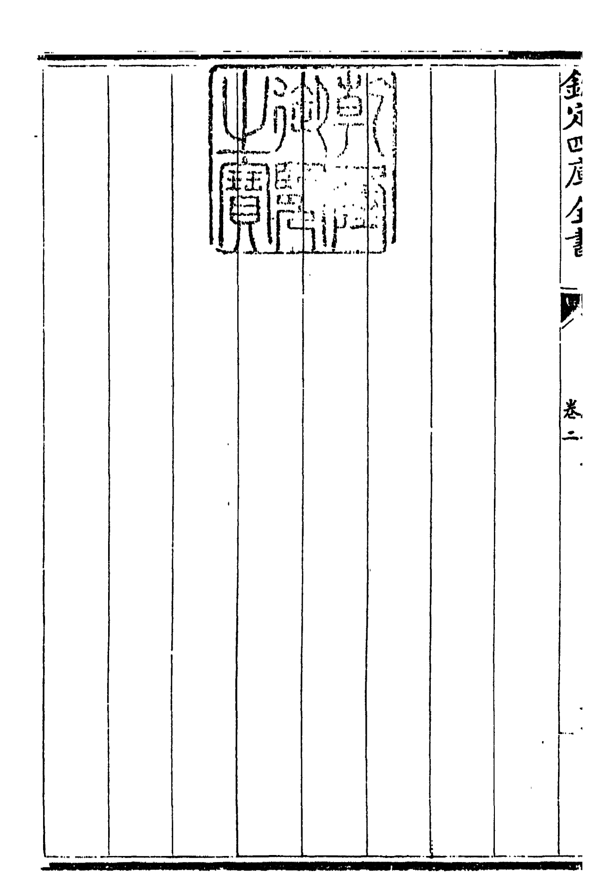
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乎臣謂世道升降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會但卜之宰輔何如人耳為慶歷元祐今日也為崇觀宣政亦今日也然為慶歷元祐則難為崇觀宣政則易天其或者與之宿痾損蘇筋力猶健蒲輪一出豈不副蒼生霖雨之思如其不然彼老姦者牽引而至則天下之事去矣臣去秋輪對妄生臆料惟恐曾布韓忠彦不相能而小人京得以求之趙鼎張浚不相下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此狂言不幸而中如宗廟社稷

何臣願陛下審於擇相參以人望毋為左右毀譽所惑謹於用權要使常在中書毋為旁蹊曲徑所移一相得人庶明勵翼求所以當天心而合人心者必以伸故王之冤正遠相之罪為第一義也前者二相雖所用有先後均為受遠相之知豈無是非之心而動有牽制不得以直遂其欲今已用如性之鳴復召而未至如與之與夫人望所屬之諸老皆非託身於冰山者必能陳大義以廣上心必能主綱常以扶世教還西溪之陵而即之

高爍擇諸王之賢而主其奉嘗若夫𤥨遠之家縱不忍籍之獨不可籍其僕妾乎𤥨遠之爵雖不忍追褫之獨不可詘其謚號乎𤥨遠之子縱未欲禁錮之獨不可勒之休致乎執政大臣以大公存心以中正許國出一號令行一賞罰於其命令始出之地其直如矢而又端之其清如水而又澄之則諸閫禀神筭於帷幄必不至於跋扈飛揚戚里婦寺近習之徒受戚令於朝堂必不至於譸張為幻而又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以備經幄之講

論以允邑從之顧問君心正而朝廷正而百官萬民正於以迓續皇天之命於以簡在寧考在天之靈轉災為祥易禍為福臣所謂為慶歷元祐難者則易將至矣臣嘗面覩清光冐進人君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之說陛下溫顏容納不斥不怒畀以祠廪甫及踰年又起家以半刺寵之隆天厚地恩德難酬寸草報春寤寐在念竊見先朝名臣司馬光通判并州日當仁宗春秋方富而首抗建儲大議乃定其時在朝公卿所難言者而光

言之仁宗不以位卑言高罪之也臣才品庸陋於光無能為役然葵藿向陽心實同之敢因明詔之下控竭胸臆冒進狂言亦惟恃陛下有仁宗之明故臣得以效光之直也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按本傳載此文有隱刺覆絶攸嬉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斁語篇中不載應有脫誤又按本傳邁於淳祐中知邵武軍在郡奉詔以亢旱求言驛陳七事今永樂大典本闕


乾隆御覽之寶